

人生道路全憑自己開闢 ——專訪地質工程師梁狄剛校友

黃潔玲

塔里木，中國最大的盆地。在這起伏綿延與廣袤無垠的沙漠地帶，1989年揭開了石油會戰的浩大場面。當年十月，沙漠中心第一口探井終於嘩啦啦地噴出石油來！就在這噴油的一刻，鑽台上下周圍的人高興得忘形地跳與叫，流著熱淚地相擁，且自發地敲鑼打鼓、遊行到指揮部報喜！在這大辛勞後的



▲「只有荒涼的沙漠，沒有荒涼的人生」此語是發自一位石油工人的心聲。

大喜悅中，歡騰的人群裡，少不了塔里木石油勘探開發指揮部副指揮、母校老校友梁狄剛（梁愛詩大師姐的兄長）的身影。

縱然脫下亮橙色制服已久的梁狄剛，依然帶點豪情地表示：「我當年就是想從頭開始參加一次會戰，何況塔里木是我國石油勘探最後一塊處女地，又是大沙漠，而且是海相地層，從事石油地質的人不在這裡幹一幹，這輩子會後悔的。」他毫不掩飾找到了新油田的喜悅，臉帶微笑，明眸裡飽蘸著熱誠地訴說當年奔往塔里木的心願。



大慶同窗成就受感染

他表示，塔里木從石油地質角度而言，處在許多未知的挑戰之中，他喜歡挑戰，因而塔里木對他更具有吸引力。他自言沒趕上 1960 年的大慶油田大會戰，決心要在下半生千方百計地經歷一次，否則會成為一生的憾事。

在奔赴塔里木之前，梁狄剛已在華北任丘油田幹了 10 年。1978 年他正任職於中國科學院蘭州地質所，一部描寫大慶會戰的電影《創業》重放，令他激動不已。他想：「那時是我國石油工業最困難的時候，同級有 36 名畢業生分配到慶，忍饑受凍，

為祖國拿下了大油田，他們這輩子沒白過，可以交代了；可我學的也是地質，沒有為國家找油出一點力，這輩子怎麼交代？」由此，便引出了一段與芬生（黃祖芬校長，梁狄剛校友的舅父）有關的「走後門」故事來。



▲ 從 20 米高的鑽井平台走下來。

決「走後門」以償夙願

話說芬生當年正在北京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期間收到了狄剛外甥的信，信中懇請芬生替他向當時任職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的廖承志表達由大城市（蘭州）調職到小縣城（任丘），到第一線崗位參加華北油田會戰，實現為國家直接找油的夙願。芬生認為外甥的精神可嘉，力表支持，向廖公提出請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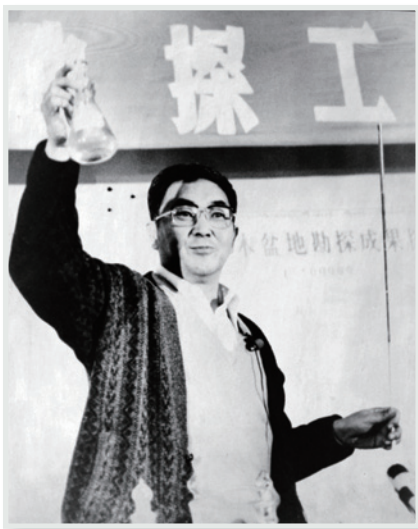
結果達成了狄剛的心願。對於此事，梁狄剛補充說：「我曾向上司提出調職要求，但單位不放，我才請舅父幫忙。因廖公在解放前南下香港時，就住在舅舅家。」就這樣，一部電影與一封書函，就改變了梁狄剛後半生的命運，他終於「歸隊」了。



▲ 與同伴觀察岩芯狀況。

塔里木十年 一生沒白過

遺憾的是，梁狄剛到了華北油田時，會戰已是尾聲。為了爭取一次從頭開始參加會戰的經歷，他狠狠抓住塔里木會戰的機遇不放。梁狄剛追溯著當年「參戰」的波折：「會戰從全國抽調人員時，本來沒有我，但有人不想去。我於是努力爭取，結果一去就是 10 年。我 43 歲在華北結婚，48 歲得子，兒子才兩歲我要遠去新疆塔里木盆地，那時剛 50 歲出頭。待我 60 歲退休回來，兒子已 12 歲，我欠夫人與兒子太多！然而，我剛去時塔里木只有一個柯克亞油氣田，年產 15 萬噸油，我退休時已有 15 個油氣田，年產油 420 萬噸。我與同事們一起，發現了克拉 2 號大氣田，為『西氣東輸』提供了資源。這 10 年沒白過，有成功也有失敗，但過得很充實，為自己的夙願劃上圓滿的句號。」



▲ 1995 年在塔里木西部勘探技術座談會上做報告。

到最前線找油是梁狄剛的最大心願，然而在地質研究領域方面，他同樣是卓有成果的。就在 60 年代初他分配到蘭州地質研究所不久，就積極參加了中國科學院青海湖的科學考察工作，這項大規模的地質考察工作條件相當艱辛，青海湖海拔高（3200 米）、氣壓低、面積大、人煙少、氣候劣。隊員到達



▲ 把大漠黃沙視之為第二故鄉。



不到一周，就脫皮、唇裂，難適應，手磨破了，腳走腫了。遇上狂風暴雨襲來，連棲身之處也難以尋找。然而，年輕的梁狄剛就與幾十名考察隊員經過數年工作，在與大自然的搏鬥中，踏遍了青海湖每個角落，為國家積累了中國第一大湖 12,000 多個科學數據，整理、撰寫及統編成 20 萬字的第一手珍貴資料，後來經過他多次的修訂與濃縮，同時歷盡了波折，終於在 1979 年由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並獲全國科學大會成果。



▲ 負責《塔里木油氣勘探20年》一書的主編工作。

峻嶺雪山 找到「大目標」

作為地質研究工作者，梁狄剛在到油田工作之前，廿餘年內先後踏遍了鄂西的崇山峻嶺，走過了神話般的三峽，登上了祁連雪山，穿過酒泉盆地，到過雲貴高原，跨越茫茫戈壁……換來的何止是寶貴的地質數據與論文的發表與獲獎，他個人更強調有兩大收穫：「我用我自己的腳一寸一寸地走過了高山大河，祖國對於我已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感性認識。我同時廣泛接觸老百姓，從最窮困的山區到最落後的邊疆，地質隊員走到哪裡，就吃住到哪裡。這樣才使我真正懂得了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來是怎樣生活過來的；才懂得甚麼叫勤勞、善良、樸素與勇敢；才真正體會到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鍋裡只有兩塊紅薯，他們也要讓給我們吃；只有一床被子，也要讓給我們蓋，知道了中國國情。從而堅定了自己的人生觀，立志一生一世與中國老百姓站在一起！」這個人生觀已成為他數十年的座右銘，成為一切工作的原動力。

由此，人們不難理解，在內地政策有變時，指他因為「港台關係」而被定為「特務嫌疑」；省公安局備案，「內部控制使用」；文革中更被打成「反革命」，在「牛棚」蹲了 3 年，梁狄剛為何都能忍辱負重，一一闖過，而從未出現過離開內地回香港定居的念頭。

條件最差 成就最大

當問到 38 年來的石油地質工作生涯，哪裡最感到舉步維艱？梁狄剛毫不猶豫地承認塔里木確是最艱難的地方。那裡自然條件最差，一望無垠的大沙

漠，沙丘的流動速度高達每年5公尺。白天沙面氣溫高達攝氏70度，雞蛋也被燙熟了。要在這樣的條件下找油，一般人根本無法想像困難到了何等程度。但就是在這種工作環境裡，梁狄剛主管的是勘探研究與部署工作。十多個大中型油氣田發現過程中，他起了重要決策、

組織實施和指導作用。塔里木，他度過了不知多少個不眠之夜，並愛上了它的原始、裸露與粗獷，如今更成為梁狄剛魂牽夢繞、印象最難忘的第二故鄉。



▲ 生動活潑地向校友們介紹我國石油工業發展情況。

最感欣慰 贏得人心

從業以來，梁狄剛專業獲獎多次，全國勞動模範、能源工業特等勞模、國家人事部有突出貢獻專家等的榮譽都擁有過了，他的學術及專業論著等身，亦屢獲國家科技進步一、二等獎及優秀獎。他頗感欣慰的是，香港回歸那年，中央電視台製作了一套名為《東方之子》人物介紹專輯，他和妹妹愛詩同年都有一輯，表示國家對他倆工作的肯定。但當問及哪件事最令他感到最高興、

最難能可貴時，梁狄剛則開懷地表示：「最高興是贏得工作單位的同事與群眾的信任與愛護。我一向作風低調，領導通知要調回北京時，我並沒有在單位裡張揚，免得搞甚麼歡送會、請吃飯、送紀念品，而只想悄悄走掉。誰料離開那天晚上進入火車站候車室時，才突然發現逾百名科技人員和職工，早已專門購買了車站月臺票，列隊為我送行，令我感動不已與喜出望外。難得的是在離開蘭州與塔里木時都出現了如此場面。由此使我深深感悟，只要你真心對群眾，是會贏得他們由衷的尊重與信任的。」原來他最珍惜的是由群眾頒發給他的「最受歡迎獎」，在某個角度上，其他專業榮譽他都可以擱在一旁。



梁狄剛十分重視與群眾建立平等和諧的關係，每到一個單位，有關方便領導的措施他都盡量不使用。這位站在鑽油台上號令千軍萬馬的指揮員，一切官場習氣

▲ 向校友會送上一瓶收集自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風沙作紀念。



似乎都沾不上邊。在擔任地質研究大隊領導的四年間，他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排隊買飯，即使有老朋友或親人來探訪，也照樣排隊，不搞特殊。這本來是梁狄剛一貫的行事作風，結果產生了兩項正能量，一是職工都養成了良好的排隊習慣，不佔隊；二是食堂職工亦自覺改進飯菜與服務質素，服務更人性化。



▲ 2011年到非洲尼日爾評估勘探項目時與士兵合攝。

毋忘先軀 淡泊名利

談到專業的成就時，梁狄剛亦無意居功，他滿臉肅穆地講述了兩個令他終身難忘的故事：

塔里木第一個油田發現於 1958 年。一位 24 歲的女地質系畢業生，主動來到塔里木，3 年後成為地質隊長，負責細測這個構造，定出了第一口探井井位。就在那年 8 月，她與兩位隊友在構造軸部發現了油砂與瀝青，激動得流出了眼淚。在返回途中遇上了暴雨洪水，不幸殉職。幾天後，人們在 27 公里外發現了她們的遺體。一個多月以後，這個構造第一口探井噴油，她來不及

看到，她叫戴健。人們只能看到戈壁灘上一座墳塋，但她的名字卻寫進了《塔里木石油志》，銘記史冊！

另一位同樣是 24 歲的地質系畢業生魯晶，早年已到塔里木，在天山腳下，與隊友們在烈日當空、寸草不生的荒野中插遍勘探小紅旗，缺水時飲過自己



▲ 以主席身分在「亞非地球化學與勘探協會」會議上致詞。

的尿。文革時進過牛棚。後來患了惡疾，彌留時囑咐兒子把骨灰埋在塔里木，墓碑面向大漠，說：「我死了也要看著塔里木出油！」他的名字甚至沒有寫進《塔里木石油志》！

「他們沒有得獎，但他們的名字卻銘刻在油田的豐碑上。哪一個油田的發現，都是地質工作者集體辛勞的成果。我們只是後來人，只不過是沿著先驅們的足跡，站在他們的肩膀上繼續前行而已。」「一個人就像沙海中一粒沙子那麼渺小，而我們的找油事業、我們的地質群體是多麼偉大。面對茫茫大漠和石油地火呼嘯奔騰，我們的心靈得到了淨化，一切名利榮辱也淡泊了。」這就是梁狄剛對得獎授銜始終保持謙恭態度的深沉底蘊，在今時今日而言，此種襟懷與氣度，益顯難能可貴。

目擊母校旗幟更迭

這位鬢髮斑白、精神矍鑠、年屆七五的教授級高級工程師，當追溯在母校學習的日子時表示：在1947年入讀中華中學小五，至1952年初中畢業，歷時5載。這裡令人倏地驚覺，梁狄剛校友剛好經歷了母校旗幟更迭的時刻——由民國步入人民共和國的過渡期。「對呀，在1950年我親眼目擊在羅便



▲ 50年代在羅便臣道校舍校園舉行國慶升旗禮

臣道123號校舍的正門，升起了一面五星紅旗。」他接著回憶：「當時港英政府對母校此舉十分緊張，在每周星期一母校舉行莊嚴的升國旗、唱國歌早會儀式時，港英當局派出防暴隊，穿着大皮靴，故意在學校門口的馬路上舉



▲ 1952年初中畢業班群社甲合照。三排右一為梁狄剛(如小圖)。

行防暴演習；但是，踏踏的皮靴聲和口令聲，干擾不了全校師生『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雄壯國歌聲！」他還說，後來教育司署不斷對母校肆意刁難，派督學進行突襲性查學。記得有一次查學時，語文老師正在給同學們講解課外讀物：魏巍寫的抗美援朝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學校工友跑進來報告督學來了，為免節外生枝，同學們立即把書藏在抽屜裡。梁狄剛說：那時，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要進行愛國教育，有多難啊！

談到 5 年的校園生活，梁狄剛最有印象的是校舍環境不錯，有如寧靜的郊野。學校講求全面發展與體能鍛鍊，每年舉行爬山比賽、歌詠比賽、演講比賽，籃球比賽還得過全港中學前三名，而《歌唱祖國》他很快就朗朗上口了……

特定時代 特定氣質

一個特定的時代，孕育了特定氣質的一代人。這一代年青人，目擊了國家由戰亂走向和平，由腐敗走向新生，就義無反顧地為建設新國家作出無私的奉獻。為此，可以把國家的需要視為個人的志願，縱遭挫折與困厄亦無怨無悔！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新中國能夠由 50 多年前的石油能源開發的困難年代，走到今天成為世界第五產油大國、火箭載人上太空的發展年代，梁狄剛等這一代人付出了自己的心血與勞動。他們在時代的鑄造下，練就了特定情操、追求，更自我塑造了特定的襟懷、氣質與涵養。我們作為後來者，除了對這一代人走過的路認真思考之外，應否有某種傳承與借鑑呢？

梁狄剛小傳

梁狄剛校友 1938 年出生於香港，是中華中學 1952 年初中畢業生（群社），14 歲的他隨即隻身赴京，1955 年高中畢業，以優異成績進入北京地質學院，1960 年畢業於成都地質學院石油地質系。1960-1978 年在中科院蘭州地質研究所從事石油地質基礎研究。1978-1989 年任華北油田研究院生油室副主任、院總地質師、副院長。1989 年 3 月參加塔里木石油會戰，歷任會戰指揮部副總地質師、總地質師、副指揮。1998 年 2 月任中國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副院長。同年 7 月退休後，擔任多個石油地質專業單位的專家、委員、副主任及理事等要職，繼續為中國石油工業奉獻。

1973 年撰寫、統編《青海湖綜合考察報告》，後獲全國科學大會成果獎；1978 年完成《冀中拗陷生油層特徵及評價》研究，獲河北省科技進步一等獎；1990 年完成《塔里木盆地油氣分布規律及勘探方向》、1995 年《塔中 4 油田的發現》、1996 年《塔里木油氣資源開發與新疆經濟發展》，依次獲省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重大成果獎、中國發展研究獎一等獎；2000 年完成的《塔里木盆地海相克拉通油氣勘探開發技術及其應用》、2001 年《克拉 2 大

氣田的發現和山地超高壓氣藏勘探技術》先後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和一等獎；2003 年《塔里木盆地油氣源與成藏研究》獲教育部科技進步一等獎。退休後完成的《中國石油股份公司油氣勘探戰略研究》獲 2004 年全國優秀工程諮詢成果一等獎等；擔任亞非地區專業組織「亞非地球化學與勘探協會」主席長達 5 年。



▲ 梁狄剛梁愛詩兄妹與我會主席鍾柏生在港會晤。

出版了 4 部專著：2001 年《冀中拗陷油氣的生成》、2004 年《塔里木盆地庫車拗陷陸相油氣的生成》、《塔里木盆地海相油氣的生成》、2009 年《塔里木油氣勘探 20 年》。此外，發表論文 30 餘篇。

（原載校友會會刊《國光》2013）